

# 一碗拉条子

■袁迎娜

了血氧,听了心肺,发了药,又叮嘱了几句注意保暖、按时吃药的话。正说着,我总感觉有一道目光,有意无意地落在我身上。抬头看去,是炊事班的一个小战士,正蹲在炉子边上添煤,眼神不时地瞟过来。见我看着他,他又慌忙低下头,拿火钩子拨弄那烧得正旺的煤块,拨得火星子直溅。

巡诊快结束的时候,那个黑红脸膛的值班班长凑过来,带着点小心翼翼的神情,问:“听连长说,你们都是北方人?”我们几个愣了一下,随即都点点头。我回答:“我是陕西的。”

话音刚落,那个蹲着的小战士一下子站了起来,眼睛都亮了,脸上浮起一股孩子气的、欣喜的笑。他扭头就往帐篷门口跑,门帘甩得老高,带进来一股冷风。

“这小子,冒冒失失的!”班长笑着说了一句,又转过头来,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在。他搓着手说:“你们再坐一会儿,坐会儿再走。刚跑出去的小伙子,家里是开拉面馆的,手艺好得很!让他给大家做碗拉条子,看看是不是北方面食那个味儿。”

我心里一热,鼻子竟有点发酸。刚要开口推辞,说还要去下一个点,话到嘴边,却被炉膛里那暖烘烘的热气给堵了回去。我们一行人商量后,最终决定留下来。

外面的风似乎刮得更大了,能听见帐篷顶上的帆布被风掀起又落下的“啪啪”声。在帐篷里,却因为等待一碗拉条子,生出一股奇异的、让人心安的宁静来。

小战士再进来的时候,怀里抱着一团醒好的面。那面团用湿润的笼布包

着,鼓鼓囊囊的。他身后跟着另一个战士,端着一口小铁锅,锅里是刚炒好的菜,腾腾地冒着热气,一股浓郁的、带着点辛辣的香味立刻弥漫开来,压过了炉火里的煤烟味。我探头一看,是西红柿炒鸡蛋,红黄相间,油汪汪的,还点缀着翠绿的葱花;另一个碗里,是羊肉臊子,切成小丁的羊肉焯得微微焦黄,混着洋葱、青红椒,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

小战士把面团放在案板上,那案板是块厚实的木板,就架在两只军用帆布马扎上。他揭开笼布,面团已经被他揉得光滑油润。他并不看我们,注意力全部落在那团面上。只见他手腕一抖,面团在他手里听话地翻转,被搓成一条粗壮的长条。然后,他两手各执一端,有节奏地在案板上甩动、拉伸。那粗粗的面条越变越长,越变越细,在他手里上下翻飞,像两条白色的丝带,划出柔和的弧线。一下,又一下,面条敲击在案板上,发出“啪啪”的、沉稳而结实的声音。那声音,和着帐篷外的风声,竟成了一种奇特的韵律。

其他几个战士围拢过来,都不说话,只是静静地看着。炉火的光映在他们年轻的脸上,那脸颊上的一层温暖,此刻被火光一照,竟像涂了一层温暖的色彩。他们的眼神,都落在他那双灵巧的手上,落在那上下飞舞的面条上。

锅里的水勉强滚开了,小战士把面抖了抖,利落地投入锅中。面条在沸水里翻腾,几个沉浮,好一阵才变得半透明。他拿筷子捞起,沥干水,盛进一个硕大的搪瓷碗里,然后浇上炒好的西红柿鸡蛋,又舀上两大勺羊肉臊子。红油浸润了每一根面条,闪着诱人的光泽。最

后给我。”

大山里的四季很美:春有溪流,夏有山花,秋叶斑斓,冬雪素裹。可常年驻守在这里的我们,早没了看风景的心情。那指导员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,总能说到我们的心坎里。他坚持进坑道跟班作业,和战士们一起流汗。大家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讲,很多心结也在和他的谈笑中轻松化解。

有一年,他的妻子带着儿子来队探亲。因为驻地是禁区,家属只能住在附近老乡家里。我和通信员提前赶去收拾。房间被烟熏得四壁漆黑,我们一层层地往墙上糊旧报纸,糊到第五层才勉强盖住。那指导员非常自律,妻儿的食用开销全都自掏腰包,不占连队半点便宜。

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时,团部已移防到千里之外。为争取一个报考军校的名额,那指导员在深夜用手摇电话机接通团政治处。我住他隔壁,清楚地听见他对着话筒喊:“我们连的文书文化底子好,又是全团学雷锋先进个人,请团里一定给我们一个报考指标!”我第二天早上见到他时,他的声音还是嘶哑的。

第二年,我离开连队到武汉上学,之后40年再没见过他,但他廉洁奉公、踏实苦干、乐观向上的样子,一直印在我心里。我到北京工作后多次打听他的消息,知道他早已转业回了湖南老家。退休后我时间充裕了,想着一定要去拜访他。

托湖南战友问明地址,正准备动身时,我突然接到电话:那指导员退休后闲不住,1个月前在打扫公共楼道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。我握着电话愣了许久,没能在他生前再见面一面,成了我一辈子的遗憾。

不久前,我去山东看望年过古稀的老排长。说起那志益,他动情地讲:“那指导员公道正派,对谁都真心实意。能遇到这样的好领导、这样的大哥,是我的福气。”

40多年过去,我有时也想起,自己在连队受嘉奖、评先进、入党、考军校,除了讲好政治课,从未给那指导员送过任何东西。那时的我,心思压根没往那儿想,而是像指导员说的那样“只管好好工作”。因为他许下那句“请大家放心”时,那颗纯粹的心,就已捧给了这个连队,捧给了我们每一个兵。

不是江南的烟雨  
不是枝头的莺鸣  
不是草鞋踏碎冰霜  
不是星火点亮黎明

红旗漫过苍茫的雪山  
信念,在寒夜里生根  
每一步沉重的跋涉  
都在叩响大地的春讯  
每一颗滚烫的心  
都在孕育蓬蓬勃勃的春

泥泞浸不透钢铁的意志  
风雪压不弯挺拔的脊梁  
他们把苦难



云涌娄山岭色深(中国画) 夏雨金作

走成一行行壮丽的诗行  
把希望  
种进每一寸山河的胸膛

江河因热血而奔涌  
山峦因信仰而峥嵘  
当硝烟散尽,朝霞满天  
春风,终于拂过万里征程  
吹绿了原野,唤醒了苍穹

原来,真正的春天  
从不是季节的馈赠  
是一群人  
用滚烫的初心  
唤醒了华夏万里春风

## 感念

多年前,我转业到现在的单位,虽说离开了原来的战友,可又认识了一些转业老军人,一个新故事又演绎了下去。

单位开大会,或有节日庆祝、文艺演出等活动,都会邀请老干部代表、离退休老党员来参加,我也因此见到了许多老军人。他们中,有的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更多人是抗美援朝战场回来的,也不乏参加过“两弹一星”重大工程的功臣。无论参加什么会议和活动,他们总是热情不减,常常提前写好发言稿。每逢“八一”座谈会,许多人还会郑重地穿上珍藏的旧军装出席。

渐渐地,我发现一个现象:单位总会安排这些老军人坐前排。要是他们中的几个因特殊情况没有来,前排的位置也会空着,其他人不会坐过去。

参加过边境作战的转业干部老袁对我说,这些老军人个个都是九死一生的功臣,大多数受过伤,有的还落下残疾。但他们从没把自己当成需要照顾的人,该干什么活一样干,且标准极高。在他们面前,我们晚辈总觉得自己差得远,所以不管组织什么活动,大家自然而然请他们坐在前面,慢慢也就形成了惯例。

对待英雄功臣,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方式。我想起前几年参观圣彼得堡的冬宫时看到的一幕:几面国家英雄画像墙上,间隔出现一些空白的像位,下面只镌刻着一个名字。这些英雄还没来得及留下自己的形象,但是国家依然为他们保留了位置,以纪念他们的卓越贡献。

而我们单位的这些转业军人,情况又不一样。他们没有在战功簿上享有其成,这份尊崇是他们转业后靠努力赢得的。

有一次,我对老袁说,你受过伤,也立过功,也该坐到前排去。老袁却坦诚道,他自己也曾想博得关注,但和老前辈一比,发现差距太大了。

几十年前,老袁参战时腿部受了伤,愈合后并无大碍,只是天气变化时隐隐作痛。服役期满时他想退伍,名单送到师长那里。师长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,他说希望组织给办个残疾军人证,回老家能领点补助。没想到,师长说他没出息,一点小伤就准备混日子。师长知道他是部队里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,于是劝说他打消退伍的想法,去考军校。后来,他不负众望考取军校,毕业分到基层部队,从排长干起,凭努力一直干到副团长,40多岁转业到我们单位。

老袁常和我聊起过去。他说老师长已经去世多年,但当年的话,他一直记得。他感慨,要是当年按自己的意思走,人生就是另一种状态,人只有自强不息,别人才会尊重你。慢慢地,我对单位里

## 火种

■荆富临 赵仰鹏

### 精短小说

1927年冬,寒风刮过赣西山区,卷起的枯叶在贺国庆脚边打旋。他趴在山河里,已经两天没挪动了。怀里那支用油布包裹的步枪,硌得他胸口生疼。可他却像护着命根子似的,搂得愈发紧实。

“枪在,人心就不散。”农军被打散前,浑身是血的队长将枪塞到贺国庆手里,艰难而坚定地说:“这是火种,绝不能灭!”

“火种”的光字,自此烙在贺国庆心上。前一年攻打永新时,他就是用这支枪,第一个破开了县衙的大门。如今,60人的队伍只剩他一个,60支枪只剩这一支。

忽然,脚步声由远及近,火把的光亮扫过枯枝败叶,在山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

“贺国庆,把枪交出来!”保安队副队长的破锣嗓子在山谷里回荡,“你爹还在家里等你过年呢!”贺国庆身子猛地一僵。他想起离家前那个夜晚,父亲粗糙的手掌抚过他肩头:“放心去,家里有我。”

火把的光几次从他头顶掠过。他咬紧牙关,指甲深深抠进土里。怀里的枪沉默地贴着他的胸膛,仿佛在传递一股滚烫的力量,支撑他熬过漫漫寒夜。

第三天夜里,贺国庆从藏身的山洞里慢慢挪出,借着星子的微光,深一脚浅一脚地奔向攸县的弟弟家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几天,噩耗如惊雷般传来。保安队抓到贺国庆,便将他父亲捆在了村头的老槐树上,棉絮裹身,浇油点燃……

“老人家硬气着呢……”报信的老乡别过脸,声音哽咽。贺国庆站在院子里,喉咙里滚过一声闷吼。他突然转身进屋,抱起那支枪,用袖子一遍遍擦拭枪身。

转过年来,风雪又紧了三分。村外的山神庙里,几个人聚在油灯下,沉默地等候着。党组织负责人陈竞进推门而入,带进一阵寒气。他目光一扫,当即落在贺国庆怀里的枪上,眼睛骤然亮了:“国庆同志,毛委员指示我们,要重新拿

## 坐在前排的老兵

■邓跃东

的这些老军人格外关注起来,总觉得大家虽然脱了军装,但还在一个阵地上,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。

后来我到工会工作,老干部去世后的生平悼词由我负责整理撰写。很多人我根本不认识,只能去翻阅档案,有时撰写千把字,我都要花上一天一夜,唯恐失实。比如那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陈老,颅内有机弹残留,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。可他从不请病假,只是一个人跑到办公楼顶“哦哦”地呼喊几声,把痛苦释放出去,又回来继续工作。好些年里,每当听到他的喊叫,我都以为他在练习唱歌。直到他去世后,我才了解到实情,心里堵得难受,再想起那“雨天的歌声”,心中便升起一份敬意。

院子里还流传着王老的故事。他有一张上世纪50年代的残疾军人证,是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盖章签发的,凭证可以免费坐公交、逛景点、优先看病和享受补贴等。他却压在箱底,从未用过。

这些年,很多老军人相继离世。集体活动时,老袁他们这拨转业干部渐渐被大家推坐到前排。看到他们总是对他们投以敬重的目光,我知道那是一个军人离开战场、告别军营后,用坚韧、自律和永不褪色的责任感赢得的尊崇。

起枪杆子!”他转向众人,声音低沉有力,“血的教训告诉我们,枪杆子里出政权,我们再也任人宰割!”

油灯噼啪作响,跳跃的火光映在每个人眼里,像是点燃了一颗颗火种,在寒夜里愈发明亮。

复仇的机会,在一个夜晚悄然降临。贺国庆带着弟弟和5名赤卫队队员,顶风冒雪潜回坊楼镇。彼时,保安队副队长正在家中过年,身边只有两名卫兵。队员们伏在宅院外的雪窝中,等到子时,黑漆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3个人影走出来,正是保安队副队长和两个卫兵。他们尚未反应过来,便被身后的赤卫队员制服。

顺利缴获两支枪后,众人迅速撤离。消息震动了县城。很快,保安队队长率40多人扑向坊楼镇,住进长发祥饭店,扬言要彻底铲除“赤匪”。得到情报后,陈竞进、贺国庆当即决定实施夜袭。

无月之夜,寒风呼啸。赤卫队队员悄然合围饭店。贺国庆率突击组匍匐前行,一直摸到门口,里面鼾声清晰可闻。他率先踹门冲入,举枪击倒哨兵。饭店顿时大乱,枪声在黑暗中炸响。每一声枪响,都回响起农军弟兄的呐喊,每一颗子弹,都射向压迫人民的豺狼。

战斗很快结束,赤卫队以少胜多。清点战利品时,贺国庆蹲在一旁,细细拭去枪身上的硝烟。陈竞进走过来,拍拍他的肩:“老贺,你这支枪,真成了燎原火种了。”

后来,赤卫队奉命开赴宁冈整训。临行前,贺国庆来到父亲坟前。坟头青草翠绿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

“爹,”他轻声说,“咱们的队伍又拉起来了!”

队伍出发,蜿蜒在赣西的青山绿水间,像一条奔腾的河。山风拂过,他听见陈竞进在队伍前头说:“同志们,要记住我们为什么而战!”

贺国庆眼前浮现出父亲被烈火吞噬的身影,想起农军弟兄们倒下的模样,想起百姓们期盼的目光……他迈步跟了上去,汇入前进的洪流。

## 人在军旅

迎着喀喇昆仑的晨光,我背着巡诊箱,沿湖岸边一条若隐若现的土路往山的深处走。说是晨光,其实已经快9点了。这里的天亮得晚,亮得也慢,像是被稀薄的空气拖住了脚步。风很硬,从山口灌进来,带着冰川才有的那种凛冽的、干净的气味。脚下的砂石路泛着青灰色的光,踩上去沙沙作响。路旁偶尔能看见一簇簇贴着地皮生长的绒毡藜,透着灰扑扑的绿意。

我要去巡诊的单位在湖边上,几顶棉帐篷围成一个半封闭的院落。中间那根高高的旗杆上,红旗被风扯得哗啦啦响。战士们刚出完早操,整齐的脚步声和口号声在空旷的河谷里传得很远。见我们走近,带队值班的班长快步迎上来,一张脸被紫外线晒得黑红,咧嘴一笑,牙齿显得格外白:“巡诊的医生来了!快进帐篷,外面冷!”

我们随他走进作为值班室的棉帐篷。掀开厚重的门帘,一股混着煤烟和皮革味的暖意扑面而来。炉火烧得正旺,炉口一圈被烧得通红,铝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开着,白色的蒸汽顶得壶盖噗噗直响。几个战士正围着炉子烤火,见我们进来,都忙不迭地站起身,把最靠近炉子的位置让出来。我摆摆手,示意他们继续,自己则在一旁的马扎上坐下,一边打开巡诊箱,一边问道:“最近哪里不舒服呀?睡眠怎么样?”

战士们七嘴八舌地答着,无非是些高原常见的小毛病。我挨个给他们测

## 怀念「老放心」

■周宏伟

## 记忆

那志益是我当兵时的指导员。他身材瘦高,颧骨突出,讲话嗓门洪亮,一说到激动处满脸泛红。他性格直率,对自己要求严格,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硬汉子。

在一次全连思想政治课上,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大家郑重承诺:“同志们只管好好工作,个人的前途——入党、提干,还有探亲休假这些事,党支部会替你们想着,大家尽管放心!”从那以后,他就得了个亲切的外号——“老放心”。

那时候我刚高中毕业,年纪轻轻,懵懵懂懂。我们连队驻守在深山,整天进行紧张的国防施工。那指导员和连长领着大家拼命干,创下好几项“优质工程”。我担任连队文书兼军械员后,和他接触多了起来。为了讲好政治课,他经常熬夜备课。那时没有打字机,他把手写的讲课提纲交给我刻蜡纸,油印分给各党小组长。当时资料匮乏,他特别关注《解放军报》,尤其认真研读社论和评论员文章。遇到雨雪天报纸送不过来,他特意嘱咐通信员:“报纸一到,先送军



## 春的征途

■李子晨

风,还带着雪山的凛冽  
春天,已在征途上悄悄苏醒

